







名山勝槩記

江西四

卷之



此係明治  
月年八  
日諸同人  
所購以贈



游武功山記

李濂

游武功山記

王直

游武功山記

劉陽

游潮山記

劉楚

游青原山記

董傳策

游青原山寺後

黃庭堅

游梅田洞記

劉楚

名山勝槩記目錄 江西四



名山記  
吉州三秀亭記

黃庭堅

春浮園記

蕭士瑋

西園清隱記

羅洪先

游金精山記

曾元一

游洪陽洞記

洪經奎

游石乳洞記

鄭王賓

游麟嶺記

蕭弘魯

游紫崖記

蔡元偉

游磁龜記

涂幾

游興復磁龜記

羅玘

游石籠記

王嚮

游瀧崖記

羅倫

游窪泉記

劉楚

須溪記

劉辰翁

朝山觀記

虎溪蓮社堂記

玉笥山承天堂記

鳳鳴山記

名山記  
江西四



紫極宮寫韻軒記

豈畦記

武功寺記

戒岡重興院記

玉湖記

遊武功山記

宋 李廉

安成以仙名山者有浮山之魏洞陽之黃清化之胡  
 武功之葛皆著於圖經而莫盛於武功或曰大江西  
 南三巨鎮衡廬武功也武功以僻遠不見經傳不得  
 與衡廬並顯然究竟脊脉則實首衡尾廬而屹然高  
 聳雄據荆吳之間謂之三巨鎮亦宜其最尊白鶴峯  
 白鶴仙人所止望之隱隱中天雲雨皆在其下東南  
 則空同諸山西北則長沙之水一髮空際蒼茫無極



峯頂有崖哈呀洞嵌可容數百人或窺觸之則震雷  
隨至岩之下奇石萬狀石牀丹室列莫雜峙乳香靈  
藥雪竹龍草黃精仙茅居人皆扳援梯繫以入然不  
可棄蓋龍湫風穴環衛出沒晦明變化在倏歛頃菴  
址舊曰小桃源前有金燈塔生成石刹七成稍上爲  
棋盤石又上有元煉丹竈或曰爐底尚存也後有大  
小箕峯峯隱約仙翁大士像有石若盤三伏有水則  
其歲不早側有投籙簡者從之若授受然使得如孫  
興公蘇子瞻一過從之獨不與天台羅浮並邪其隸

袁者有石笋匡洲崖亦奇勝水西出爲廬下六十里  
爲秀江

### 王直遊武山記

武山爲泰和之望其高可六七里其趾環三十餘里  
扶輿清淑之氣磅礴鬱積乃蜿蜒東走爲金華諸山  
始降爲平地寬厚衍迤幾二十里而縣治在焉自縣  
城西北望之如龍躍虎蹲方者如屏曲者如展其隆  
然而起者如高人正士端冕而立於朝環縣諸山無  
有也其中勝景十有四前代諸縣皆遊覽而歌咏之



矣先四五年予以外艱歸館於南溪蕭氏往來食息無不見山者屢欲往遊不果永樂二十年將之京會御史彭君百鍊及其任士揚皆欲乘閒一游邑中人士素願游而未得者聞之皆奮欲往時九月七日也詰旦予蓐食從百鍊士楊跨馬出門冒大霧以往出西郭舊城逶迤行田野間霧氣旣歛衣髮如沐回視東方日已出數丈諸山在前雜卉滿目紅如丹渥碧如凝黛日光照映爛然綺錯引領望之蓋身後而心先往矣及金華皆騎而登涉荒草披叢薄登天柱岡

岡勢雄拔秀整循左山而下及山麓杳壠良久二君從山脊下乃陰長松藉茂草取酒而酌之酒三行望見同遊者諸君騎者步者載酒殺者凡三十餘人如蟻附魚貫出沒隱見林間予三人因不復騎從石砌循山半度荒崦至武山之麓上數百步勢頗斗絕予乃下馬攝衣先登諸君繼之攀陟至佑仙觀門外而道士迎肅導入殿上謁浮丘王郭三仙觀壁上劉槎翁所畫竹予先祖竹亭徵君國子學錄蕭子所題詩具在殿前階下有大石二根據地中南北相距如熊



武功山記  
三  
虎突怒欲相搏然者退坐其上乃循簷過集仙樓下  
側出觀東松樹間各就蔭班荆雜坐同游最少者取  
酒殺遞進出觀門稍西去二百餘步大石側立道旁  
若偃半匏高廣可尋丈曰此南岩石也由草徑低出  
崖下高四五丈土正白泉伏出草莽間散洒而下浮  
水面纒纒然明瑩如隋侯夜光久之乃滅曰此真珠  
泉也又下百步爲龍王洞相傳有龍蟄焉視之杳然  
深黑水涓涓鳴石間下灌稻田冬夏不竭復循故道  
西行至雲峯寺故址寺始建於唐重修於宋殿堂門  
廡因山勢爲高卑煥然華盛而今廢矣寺後崖上巨  
石竦立幾百尺有片石偃覆其顛道人曰此飛來石  
也以足撼之有聲如鼓復攀緣而上折而南登虎鼻  
峯巨石嶄嶄相倚蓋自下望之如圭植笋立屹然在  
天半及臨其上亦不見其峻絕也自虎鼻峰北旋至  
武婆岡下西向有石甃深數尺蓋陶皮二仙煉丹井  
也舊云天欲雨有龜出游井中今水竭矣又西下爲  
梵雲庵廢獨孤塔尚存最西爲風門石是爲西崖  
勢險絕難陟降且穴虎因不復往升武婆岡遇峻處



輒相推挽至其頂皆黃茆弱條四望清明凡數百里村落竹樹烟景雲物皆在鳥履下縣南境諸大山隱然如一袂贛江西來繞縣前東下而縣東諸小山相掩蔽不復見其去縣城內外官署民居浮屠老子之宮櫛比鱗次皆可指數因相與嘆曰真壯哉縣也岡之北有石橫出崖上八九尺濶不踰尋仞其下嵌空峭拔數百丈不可注視使人心目眩掉道人曰此陶皮禮斗石也稍下百步有二仙石室禱祈者常至其處予憚不往遂東下觀望陽石石高丈餘正東向相傳陶皮二仙昔修煉於此每旦坐其上視日景行吐納之術故成仙飛去然不知其果否也頃之同游尋石室者告予曰石室中寬可坐二十人此有蛇行小徑可往保無他予終憚不能往是日追暮皆以事不可留稍稍引去矣

劉陽游武功山記

嘉靖己亥秋予謀武功之游或謂宜浮輕舟乃九月丁酉發櫂霽景宜人遡數十里林木蔚然一登樂度山寺又數十里爲紫石潭兩岸青山宛有越中風致



日曛泊徐溪石巉巉處見殘霞映樹新月眉生矣戊  
戌移數里灘鳴漸急索杖履舍舟而去亭午憇龍雲  
出望梅溪諸峯竒絕留人暮宿山庄禾黍豐年再誦  
延秋之句已亥山中人導行路多嶮巖或微諷曰一  
失脚時千古笑聽者瞿然沿溪而折過月家山盤石  
碧潭潺湲可弄隔岸花竹蒙茸聞雞犬聲戀戀不喜  
去。曠至山口宿竹林深處夜中聽流泉不寐庚子日  
初紅卽往可五里曰南平衆山廻合平疇一區茅屋  
三兩家相呼可聞溪中石齒度以板橋叩草扉一老  
人出衣短布犢鼻視自言獨栖者五十年且曰吾不  
解多言但在此耳蓋自指渠胸中云自是石路登登  
斗折而升出沒雲蘿幽芳襲人忽鐘磬出白雲間指  
圖坪殿閣矣道人迓迎仙橋菴前二杏樹大可蔽牛  
樹下敗礎殘鍾字漫滅不辨遂徑入山閣曰無塵樓  
宿焉老者夜携杖出葛仙公傳於燈下盡讀之其丹  
成自頌有云流珠流珠役我形軀奔馳四海歷覽群  
書披尋不悟惟思如愚真人度人要大丈夫乃至此  
三復焉曰嗟乎雖以二氏之雄亦豈不曰惟大丈夫



能耳

言謂寺者文義女曰...  
樹不凋葉與葉字憂然不辨發登入山閣曰無墨黠  
圖社與閣矣。道人長吸山齋菴前二杏樹。大何蕭中  
十泚而長。出到雲蘿幽芳襲人。忽巖翠出白雲間。計  
輒多言。卧并北耳。蓋自計果幽中云。自是下嶺登登  
人出。云。豈亦許鼻。自言。醉香五十平。且曰。昔不

遊潮山記

明 劉楚

乃四月朔余弟埜以余嘗遊武山而未獲偕也與永  
豐劉天池冒風雨登山既抵西華之佑仙觀則馳書  
南溪邀余與前同遊者俱來會暨抵山中雨三日如  
霧不能出四日雨止始與客下山過蕭翀氏見郭君  
與恭君尚友好竒士也欣然謂余曰諸君之遊武山  
也既矣有潮山者唐武德中浮屠氏四祖某禪師嘗  
居之夜聞山下有聲如潮故名其泉石又竒衆欣然



願往晨出鼓樓岡下經羅墓卽誌所謂其羅墓者然  
無所復考進登梅塘寨出梅將軍廟下經山塘口望  
高霄寨遙見數峯入雲翳然有深窈狀然遠而莫之  
卽也遵廣途出石獅岩下抵石逕登喜步嶺回眺隔  
江三派諸峯皆秀拔如筍下臨奔湍莫可褻玩晚退  
飲溪南郭家庄暮抵白竹岩下休焉明日將往潮山  
適郭君與仲爲催科者所尼余弟復以疾作先返余  
獨從舉正及謝山人僧詠師與天池凡五人者往焉  
出小橋過秦清塘觀石上人馬迹次石塘是夜留宿

圳南田家隣有王老翁者嘗往來潮山間請先導焉  
明日過岡頭行田陌間北望山頂有奇石數尺纍纍  
若人馬狀入灌坑有羅氏者同居九世矣余望其居  
加肅焉由灌坑將入山聞山左有趙家墓余亟紆路  
先往度平岡半里許見有雙石柱方趺而觚表高可  
七八尺相傾倚蔓草間上刻勅賜旌忠廟神六大字  
其下字漫滅不可辨山之窪有土墓焉意先宋皇族  
所葬前入山徑有石嶺穹然左轉而壁立其右有方  
石若屏風然余由左峯之麓緣微徑側行數百步忽



潮山記  
平陸中開溪水交注問之則云昔四祖聞山下有聲如潮而上謂之潮山此其山口也乃循環流稍折而北其西岸諸峯皆石骨凝黑如積鐵斷而復連其圓而宛曲者爲如意岩竦而虛嵌者爲通天岩岩中釗爲小洞可容一人坐其頂中泐而下墮有泉上出若激萬珠濺岩腹而下錚錚有聲又轉爲圓峯高踰百尋石乳鱗綴若懸鐘焉傍出石筍高與峯等若擘而欲離者下有石室設四祖像其中俗傳岩畔有手植松今不存矣其東岸諸峯多土而少石水潺潺逕其趾其圓者爲豬頭蹲而踞者又若虎與狻猊兩尾之間皆平田沃壤山近人徃徃冒僧籍耕之遙見北向林木合沓幽翳不可近但覺溪益深山益密橋絕路窮不見人迹叢篁蔓棘遮蔽厓澗微聞水聲濺濺在其下余躡石攀緣上出叢薄忽得山門翼然循階以入見殿堂廢址皆瓦礫漫覆前有石甃浮屠相傳爲唐則天時舍利塔方址而七成有古藤罥絡其上又入爲法堂土像三五皆傾仆骨立無復倫次有鍾縣木簾間視其識文乃宋淳化五年所鑄其寺則云潮



山寶肇舍利護國禪寺時潮山尚隸龍泉之和蜀卿  
不知何時又并入西昌也寺後絕頂有觀音石其中  
峯高且圓者名大佛座其西有小峯秀出而上夷者  
名小佛座舊傳岩下有石穴日出鹽少許僅足克供  
無有餘者或訝其少加鑿之鹽遂不復出寺右有小  
徑可通後山然去之益遠日晏不能復進矣谷迴林  
轉時聞啼鳥與伐木聲相應白雲中不知遠近惟見  
山花野芳高者結雲下者彌谷蔚蔚芊芊雪縞翠紛  
峽束峯連玦旋壁拱外錮中深烟霞糾錯疑非人所  
居也余與諸客盤桓不忍去者蓋久之因念世亂十  
年餘而深山古刹亦廢壞如此况囿於都邑城郭之  
近且盛者乎乃沿溪而出煮茶於如意岩下用父家  
循石嶺至山口得故路焉東過刀塘訪靈岩寺寺毀  
僧結茅築土散處其傍岩壁森立門左有古木根蟠  
石上如絡其陰有暖婆泉出焉抵暮仍宿圳南田家



遊青原山記

明 董傳策

閏七月一日過洪都余三人欣然勝王閣之勝廼以  
 相公里第余曹忤相公人不欲泊遽棹而南數里學  
 憲王君追訪貽之閣中王韓序記刻讀其文如登閣  
 中坐也已而藩叅陸君臬副趙君臬僉馮孫二君載  
 酒追餞而馮於予同年友也則貽余青原山中黃魯  
 直詩刻謂余輩前而渡當出是山於是遊勝閣之興  
 轉而思遊青原山矣余諸生時督學宗主胡先生時



以都憲憂居聞余來預艤舟江滸既至相勞問因勉  
余堅志守道而別語中亦語遊青原山事先生蓋講  
學家云是月九日舟次吉安郡守黃君過而談青原  
山之勝欲輟郡事同遊余三人堅辭焉已而私覓肩  
輿渡河行數里抵山下山甚高峻前有劃壁一片跨  
深澗而立若翠屏然諸峰環拱老樹插其左右泉潺  
潺灌林中景象殊爽塏余輩渡石橋入寺有七祖堂  
堂傍一龕供七祖真相其左爲宋長者祠余輩坐而  
談思公開山禪教大闡及乎陽明子王子講學是山

提唱致良知三字今其門人高第弟子踵而會講者  
不輟也然禪宗儒派漸混爲途聚議遊談或鮮實効  
于王子意指不無少出入焉旣而尋訪羅太史鄒祭  
酒兩公適兩公數日前下山去矣無緣一晤語殊爲  
悵然日晡還舟從山掖而下時月澹林梢僧歸鳥外  
青原幽致爰收一囊明旦起訪忠節祠復登城樓眺  
白露洲衆水滙縈一渚仰抱東南諸山峰亦真竒秀  
境余輩倚柱鼓歌喉有學子過而疑其爲仙云是日  
午發吉安由黃岡潭下永新十八灘而潭中適遭大



風電舟斜欹至露底乃余坦然歌遊青原山詩舟亦  
遂定既渡永新永新令馮君過訪居民至罷市聚觀  
而道中遇劉上舍設飯相待則貽余三人夏遊記各  
一焉讀之知爲羅太史語迺益歎青原講學之風能  
令其士若民咸知嚮方無亦忠節祠流風餘韻于王  
子寔鼓動之與若羅太史者可無作語已

游青原山寺後

宋 黃庭堅

予曩時上七祖山極愛其山川故爲予友元翁作此  
詩又出上方之南得古釣臺嘉遯世不見其光輝者  
元翁亦請予賦詩詩曰避世一丘壑似漁非世漁獨  
尋嘉橘頌不遺子公書笋蕨林塘晚絲緡歲月除安  
知冶容子紅袖泣前魚元翁曰青原遺跡但有顏公  
大字當并刻此二詩使來者得觀焉其後各解官去  
不果刻海昏王子駿以生絹來乞書子駿於余外有



連故書予之能以青石板刻而送之祖山亦一段奇事

遊梅田洞記

明 劉楚

出水東二十里而近曰梅田有石洞焉余始由流江  
遡洄而上將至夏陽訪湯子敬而憇于其下初未之  
竒也明日望西南上有連峯截天若陣馬屏障者義  
山也山下平田中有石峯駢立纍然若困廩狀者異  
之子敬曰此梅田洞也中虛而多石此去不數里予  
曰盍往遊乎子敬欣然振衣道客西上始循行水澗  
出柳陰遇射魚者因緣田陌間乃逕石橋縈折深窈



由山麓以度見石峯隱隱朝霧中高下出沒若近忽遠時秋日澄霽田野初穫樵牧散漫有芋區柘園蕎麥町町間布如雪叢篁中茅茨掩翳時時聞緯絡雜笑語聲問之則反舌也又前逕墟落涉小澗數百步則石峯矗然若躍而忽起已屹于前矣將及洞旁見新居翼臨池上子敬請過而暫息焉有衣冠出揖客者則子敬故人戴君宗濂也及聞將遊洞茗飲罷卽率客由山右折東西以訪所謂前洞者其山絕浮壤由頂及趾皆黑石叢聚植者若屏覆者若舟倚者若几稜利若攢劒橫偃若墮柳又若牛卧虎蹲鰲躑而屨戴起伏先後雜遝百千有藤蔓膠灌羅生罅隙間紅碧蒙幕莫可名狀岩趾有小澗水流如線出門之右以達于溪門高可丈餘廣八九尺中寬足受數百人而莽晃幽窅卒入蓋眩不可辨久之仰見竅竇宛然天光下注岩中石色陰白兩壁皆甕腹若陶而虛者若剝而空者中有立石最高大各觀音石前左有石柱附壁蹲植于地連蜷夭矯耳角交峙筋絡怒張時有陰泉滲漉而下或以爲龍首鄉人嘗禱而雨焉



龍首之陰有石方廣一尺餘頗類碁局有乳頭迸出  
石面若布子然可捫而數也復有仰天盆石泉下滴  
其窪琤琤有聲其上皆懸石綴列若肺肝若蜂房蓮  
花嵌岩玲瓏系微而未鉅仰視之有悸心焉或投小  
石擊之其錙然者若鼓鏗然者若鐘而亦莫之辨也  
其旁左罨洞後有隧穴極深窈不可入聞好事者常  
挽縋篝火魚貫虵行循小澗之空以達然不可行也  
乃出洞門循故道折而南以入門高如前洞而廣倍  
之深復十餘丈因石勢高下宛曲限爲三區其頂復  
有巨竅深若園井偃若華蓋上弁下映光景注射中  
剝爲池有泉畜焉清冷砭骨夏不溢或曰卽前洞之  
泉源也稍殿有陰穴迫窄若永巷立久覺寒氣森慄  
不可復進矣予觀洞門旁壁徃徃泐裂有斧鑿痕怪  
之宗濂曰此石宜煉灰尤潔膩堅瑩利巧饒煑鍊功  
倍常堊土人剖鑿火燬醯淬而碎之然後負置陶穴  
火五晝夜而灰成今石日加燬而民用日滋不知其  
沒鑿糜燼將何時已也又謂向百十年前避兵者盡  
嬰後洞兵卒攻之不及乃自繫從天井中下而刼之



一洞藏焉比年永新亂鄉民復墜洞以守男女牛羊以千百數寇至以火烟攻之幾死又近時有過前洞聞諷詠聲在洞中而不可見聚聽者至百十人既而有一人忽自石空中投墜問之則某某也恍惚言曰我適遇一女子引至殿上謁紫衣者爲左右擯叱而下衆昇之以歸病卧數日卒日將夕乃出河北歸夏陽復張燈飲湯哲家則月落宵半矣予因念凡山之附於地而中實者積氣之凝耳若岩穴空洞果孰刳而孰爲之哉間嘗遊萬安黃塘記其形勢表裏有相類者然皆限隔淪棄於荒遐寂寞之濱未嘗一爲真仙名士之所顧賞徒使樵童牧豎躋攀躑躅呼嘯叫號於其間亦可悲矣夫山川能出雲雨見怪物者有矣若恍惚憑遇固君子所不論而世之慕竒勝以寓遊覽者有之至於蔽險自阱則亦智士所不爲也他山之石以頑厲見棄者亦多而茲洞以煉聖致燬則美質厚利亦有累之者矣斯豈非君子之所惜哉他日子返流江寓舍思斯境之竒絕而歎朋友遊從之不易也乃追述斯遊始末而記之記成書一本遺子



敬且以諭同遊者復書其一以寄興而時覽焉

吉州三秀亭記

宋 黃庭堅

廬陵比缺守輒以它吏攝承託宿傳舍吏胥視民爲  
俎豆執鞭者衆羊失其牧歲歲仍饑饉夜有抱鼓不  
治聲聞京師元豐六年春詔用壽春魏侯魏侯有家  
法以吏能名一世至則引見官吏問救敝所先下書  
教民諭以苦語獎拔才能昭勸不勉戒敕宿負聽以  
功除按行州左右曹三獄累械至三百餘決其得情  
引慝釋其黠染攀牽唯上請須報遠逮證左與繫輕



而捕重者乃付有司其所裁遣蓋去三分之二人氣  
以和下車之十二日芝草二本產於州院獄門之東  
其後得一本於郡齋便坐之室而最盛於西峯僧舍  
之秀野亭一月之間凡產芝二十餘磊落權奇人物  
象成最後寺僧來獻黃芝異本同穎黃者慶色異本  
同穎者不爭之祥今郡侯樂士愛民天澤優渥五穀  
順成鈔盜其將衰息健訟之民且化爲慈祥弟友魏  
侯亦將鴻漸於臺省以受福民之慶則靈芝之生不  
獨爲吉瑞魏侯因改秀野亭以爲三秀屬豫章黃庭  
堅記之魏侯名綸字君俞其歲之六月甲戌記

宋文如荆公芝閣涪翁三秀皆卽事說理蔚然温  
雅使留連玩賞者不覺形穢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春浮園記

泰和蕭士璋

余世家柳溪楊文貞貽先宗伯有溪影入簾春雨足之句余園去柳溪可二百武背市負郭便耕釣之樂而無鳴吠之警結屋數椽以畜妻子左帶平原水木幽茂蟬鳴鳥呼頗類山谷折而北為公安亭亭古檀地也霜雪之所磨戛風雨之所剝蝕虬枝鐵幹俱已蕩為冷風烟雲公獨巖然若魯之靈光每婆娑其下令人有遺世之想焉稍前則金粟堂老桂叢生其中



其東有廊臨芙蓉池，清露晨流，荷香細細，倚笑臨風，致足樂也。從此走嬋娟逕，逕濱湖，修竹數畝，便娟可愛。因取孟東野竹嬋娟以名之。逕窮有洲如月，望遠樹如薺，上則杯山矣。山半峙湖中，從湖視山如杯。從山視湖，還如螺泛泛於盆中也。陟其巔，魚遊樹杪，人行鏡中，樹影俱從中流而見。走山麓，則聽鶯弄也。弱肌欲眠，嬌喉宛轉，雜以絲竹，便欲卧耳。弄北有橋，橋可百武，目力所際，波遙似岸，岸外固湖也。每風發，水橫，鳥難徑度，輒擇邊而飛。橋最宜月，秋澄輪滿，迫以驚湍，勢不能員，泠泠有聲耳。其被於地，人以為霜也。從林而落，風斯瀾矣。竟無月焉者，久之得山焉。曳如練光，漸移過樹，乃知是月也。月竟小矣。橋之南古栢林立，皆宋元物也。自此數百武，叢篁夾路，時避時就，輒與人易。其藏一丘于曲折之中者，宿雲墩也。古藤壽樟，屯雲宿霧，薰風徐來，輒為所留。久之乃得去。故雖暑月益懷霜氣。去墩數十武，植緋桃百株，紅粧臨水，嫣然可愛。稍前則走愚山道也。壘嶂夾天，角立競出，長江一線。時見樹杪，帆影千章。半落酒杯，碧知湖



外草色如烟。白在山腰。雲容似帶。谷出其足。與水爭地。水嚙其趾。撥爾而怒。挾以罡風。勢恒欲墮。遊者縱饒勝情。亦難穩坐。旁學一山。往來水上。朝似東行。暮欲西徙。衝寒梅放。香聞十里者。浮山也。山空無人。花自開落。參差遠樹。微露綺疏。是爲秋聲閣矣。閣旁種玉蘭。西府海棠之類。太真霑醉。午睡初足。虢國承恩。平明澹掃。憑欄靜對。不惟忘憂。可以忘老。至于四時之變。亦畧可言。門掩黃昏。數陣香雪。淚濕胭脂。幾番紅雨。一往深情。幽閨無賴。若夫木葉微脫。寒鴉數點。山氣夕佳。歸飛千翼。蕭條高寄。斯固幽人之微致矣。兼以夏之日。冬之夜。闔扉晝酣。棋聲松間。月明林下。美人忽來。雖暄淒頗異。而爲歡畧同。又況氣候變于昏旦。丘壑殊其晴陰。自非身習。鮮不河漢橫舟而渡。林水翳然者。蕭齋也。齋旁亦結小閣。東望瑤山。王子年上昇之所也。北眺斌姥。陶皮二仙。丹竈在焉。余少。有輕舉之志。長而知天。上至尊。檢校最勤。酌接甚勞。縱獲難老。性亦不耐。又情幽斯鈍。想明斯聰。仰箭射空。勢盡還墜。熠熠清擾。徒自苦耳。何如水邊林下。得



以澄懷觀道。故一丘雖小，備極登臨之巧者。蓋欲終老于其中也。山南數百武，列植木樨，芳烈撲人鼻。久成勞，拾級而登，一樹一臺，前帶平湖，後枕古樹，遊人至此，足倦嘗地，差可少憇矣。臺南古樹百章，孫枝旁柯，咸可蔽牛。日月至此，輒相隱避，光如雨點，自枝間墮。微風鱗鱗，時碧時白，如千尺霧縠布地上也。每高天流火，揮汗成漿，累徙不如意，纔入其中，便想衣裘茗柯，田田綴以寒花，綽約冰雪，微聞香澤，水仙差堪作婢耳。過此卽還公安亭道也。余園居多暇，涉筆識

此大約如郭忠恕寫天外遠山，澹澹數峰，聊自怡耳。安得吳道子一日之功，李師訓數年之力，以盡余園之致也。春浮主人曰：昔魏公子無忌，奪符卧内，椎晉鄙軍，西卻疆秦，北存弱趙，志意亦大豪矣。及功成身疑，進退失據，日飲醇酒，弄婦人，以消耗其雄心。烈士莫年，大致然也。若夫情之所至，一往而深，遵途而騁窮，轍而嘆蘭亭，金谷，達人之勝槩也。而痛性命之不可，感凋落之無期，逸少云：欣于所遇，快然自足，及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桑葉落而長年悲，其



亦有大不得已者。以奪其任生之情者乎。余年來壯心已盡。深情猶存。一丘一壑。聊以極余情之所至耳。嗟乎。情非我能忘之也。送君者皆自厓而返。水窮山盡。行與自銷耳。亦有戰勝而肥爲余不知者乎。東風至而酒湛溢。其中氣已薄矣。夫固不及情者矣。

伯玉此記之妙。大畧類封禪記水經註中極匠心處。子厚直其苗裔耳。雖然似矣。而未盡其所以妙也。伯玉有山水至性。兼具別眼別腸。每涉歷佳山水間。一見便能識向背。取舍有老于山。中人所不知者。而况籬落下物。日夕坐卧其間。有不得其性。其情其變態。以此出之。語言文字。又有不造幽入微妙絕一世者乎。予每笑世之遊者。如謁客然。及門而已。曾未升堂。何論入室。主人之謦咳顏色。曾未及聞。且見。何論性情。此不得名遊記于何有。必如伯玉其人。乃堪任此事耳。伯玉比至西湖。一往情深。如極嗜色人。人溫柔鄉。便有吾老是焉之志。且謀解裝買山築室。子友李長蘅家嚮上。去此五

百里而遙。嘗買山臯亭。又買山紫陽。人皆笑以爲



迂。而予獨竒之。今伯玉家豫章。去此不知幾千里。亦復作此計。其迂更甚。即長蘅聞之。且自笑在下風矣。嗟乎天下未有不迂而能竒。未有不迂不竒而能遊。且能記者。然則善讀伯玉園記者。直了之。文字之外。并了之。山水之外。可也。方圓菴主聞啓。祥跋於无譽齋時丁卯蒲節後三日。

西園清隱記

西江羅倫

灑岡以歐陽氏空坑以文山氏潤芳籍而流天下灑岡之南空坑之西毛氏西園在焉清隱居士英懋築也毛氏世家龍城後徙空坑若毛孝子仁見知歐陽公副使公亨甫見知文丞相世以有聞丞相起義元帥李恒追及空坑大戰東固方石嶺將軍鞏信死之先君武岡公被執文山在危厄間大石墜得阻後人名其石曰神石土曰胡馬伏成化己丑倫請告歸欲



西園清隱言  
拜六一公于瀧岡訪文氏遺跡于空坑東西就食未  
暇也又六年甲午倫友陳公甫門人容彥昭易德元  
陳秉常三人者來乃相與窮山水之樂探竒獵勝償  
夙願焉因過毛氏西園時春熙景明萬物煦媚配紅  
疋白胎青孕紫主人肅客酌于花下柴門反關俗客  
不至幽禽對語游魚不驚好山低昂出沒雲外居士  
顧客曰此吾之所以樂也夫六一公世于斯而寓于  
穎歸老故鄉卒負初志文山氏又遭世俶擾視死如  
歸立人極而扶天常以吾觀之安土樂勝二公之心  
夫豈遠於人哉乃不能兼而有之二公之所不能有  
者吾乃得焉此吾之所以樂也昔文王靈臺與民同  
樂國家涵煦百年休養生息吾民衣食乎畎畝樂  
生送死而無憾者非上之賜耶吾又安可不知所  
自耶三人於是酣飲淋漓浩譎激烈林木響答行雲  
低回各相與賦五言四韻退倫爲之記



遊金精山記

宋 曾元一

金精山在寧都西郊十五里未至縣一舍外。望陣石  
截雲丹岩翠壁烟靄明滅。知爲神仙區宅。出北門渡  
拱辰橋折而西入。至蒼山篔簹谷石峯已漸獻奇昂  
首。尻坐作伏獅狀。項湊圓石如懸鈴。是爲獅子峯。入  
青牛峽清澗出嵌壁。不諸石魁岸擁道。山氣清肅。愈  
前愈奇。不一名狀。拏龍而驤馬。困立而屏張。截者玉  
削。歧者鵬飛。銳者圭列。展者旗揚。界立者如劔剖。鋸



分壁峙者如鐵城環闕穴聚者蜂窠燕壘石脂搖光者膏凝液流高岫出雲者炊氣鬱蒸千竒萬異駭目怵心石之著名者十有二峯獅子其一焉微圓而長承以盤砥如齒苞出擎蓋中者蓮花峰也雙峰合峙中泐至麓如僧作禮梵唄者合掌峰也雙石顆頓中出孤木枝葉扶疎如帶葉果釘者仙桃峰也削壁堊色石紋墨縷拂布石面者披髮峰也怒踞當道眈眈俛視者伏虎峰也林木葱蔚蒼翠輝明者翠微峰也闕洞前立與靈泉仙龕對者望仙峯也瓏玉疊瓊巒石叢珍者三巘峯也萬蓀叢生根柯特異者瑞玉峰也千仞峭聳中通洞天者凌霄峰也豐首低尾色如渥丹狀如腰鼓者石鼓峯也回峰有竇出半壁中裂修縫垂掾藤樵牧豨勇者扳藤猱升窺洞中極廣敞宛然廳堂房闔舊傳有金床玉几是名碧虛洞焉有石遠睇如鋸近則團立直上有金縷者黃竹峰也峰麓崎險路絕梯登兩石傾軋中僅綫通匍匐登其巔廣平可容千家兩泉湧出甚冽極旱不涸中更寇亂辟而寨居者多得免焉茲十二峰亦隨見指名要未



盡茲山奇也陽靈觀在群石間最佳處自仙桃閣入石爲甕戶啓戶穿行曲棧環石自一區巨岩覆之仰視天空如規像真仙其間層殿複閣屋無陶瓦雨不能侵岩頂懸木鶴能隨四時轉指岩面飛泉潺湲日夕如雨自殿沿崖曲折下石益感氣益肅靈泉自石罅迸瀉乃委蛇出味宜茶遊人不敢葷酒入相傳謂嘗犯者暴雷雨並至此要亦氣森冷令人粟膚况仙靈禱輒應人自不敢瀆也按靈笈七籤云茲山乃三十五福地漢初女仙張麗華于金華飛昇所志云山

下民家女生有異質年十五偶於山中拾桃二顆以一奉母化爲石自餐其一頓忘饑渴遺核亦化石謂今仙桃峰是後積功行乃仙初長沙王吳芮平閩越道過邑聞仙名強委禽焉父母欲許之真人爲使者曰吾名仙階暫混塵境幸無辱使者還報芮以兵入山求之真人乘雲空中語曰吾金星之精降治此山汝宜爲民立壇祈福芮始懼謝仙已冲天矣仙屢以祈雨應封靈泉普應真人

宋徽宗朝崇寧間封之

飛昇時歌詩

十八章今存其五一曰哀哀世事悠悠我意不可抗



今王威不可奪兮余志二曰石鼓石鼓悲哉下土自  
我來觀民生實苦三曰有鸞有鳳自舞自歌何爲不  
去蒙垢實多四曰凌雲爍漢遠絕塵羅世人之子於  
我其何五曰暫來斯會運往卽乖父兮母兮母傷我  
懷其詞高古固漢人文章首篇竦然女節餘篇超塵  
逸氣可想其末章不忘其親又人心天理之真章真  
舊誌謂其詞鄙俚不收俗盲可歎哉

遊洪陽洞記

明 洪經奎

環宜皆山也西十五里層巒疊翠爲一邑之巨鎮者  
七星峯也三峯之麓肇闢石洞爲邑中之勝槩者洪  
陽洞也洞之名始於晉葛洪婁陽蓋二仙嘗棲真焉  
故洞兼名之也爲洞七十有二門腹森然次第區別  
洞口東向去地數仞初洞平夷明爽時引天光二洞  
轉西頗有曙色三洞南下間黯深邃闇若夜半秉燭  
乘蹻方可履歷至第五洞岐而爲二東則峻坎峻屹



洞十而止的。樂如穀。此洞天之高處也。西則崎嶇深險。洞之十二高廣欹斜。此洞天之深處也。旁斷一竇。長狹深窅。擿埴而越。洞復豁然。此洞天之關隘也。嗣是群洞相望。一水橫斷。靜碧澄止。宛如弱水。此洞天之竒處也。揭水而南。度連數里。聞竹篙聲。逼昌山渡。此洞天之盡處也。洞中劃竒刻怪。形態萬狀。勢如劍。劉一塵不染。萬籟無聲。觸目動靜。輒興喜詫。誠天地間一竒觀也。至若春夏寒涼。秋冬燠爽。石燕飛晴。蟋蟀唼。此洞之四時也。呵雲釀雨。發育萬物。莫養人。

民謚綏。土宇。此洞之異顯也。鍾竒蓄秀。誕育賢俊。前後奕輝。邦家攸暨。此洞之神靈也。着履燃藜。來遊來歌。塵慮盡脫。日暮忘歸。此洞之翫賞也。玉版石壁。鐫涅朱墨。科斗橫斜。苔蘚封翳。此洞之品題也。夫以一氣震蕩之初。水石噴薄。發竅生虛。勢若埏埴。斯洞之來久矣。葛婁真升之後。遊者雜沓。不可勝計。然皆肆心目之娛而已。伊歲在月。會於龍虺。奎偕令尹。二三君子。侍大郡侯。劉公遊覽。于時積雨初霽。四山如洗。日晃嵐銷。洞門靜寂。淑氣紛擾。情思飄然。公曰。茲洞。



勝境也茲來勝遊也奎汝志之以紀厥盛以告來遊君子於是乎記

遊石乳洞記

宋 鄭王賓

袁為州在禹貢揚州之西南治宜春按寰宇記宜春有石室山今乳洞是也大中元年刺史蘇公球於嘉平節率其僚遊而觀獵焉命從事魯受為文識之題曰乳洞文久失傳後有蕭元宗者縣掾也書于壁間亦能言大中事惜當時之文不授無以紀勝槩余被命典教於袁嘗從容茲所嘉其隱然天成殆鬼謀神力與人世絕遠自立區域也因敘其畧洞在縣東三



十五里洞之前有石亭衡二十五步廣三步有奇崇  
五、十、尺坦而明無翳礙亭之中有門自門而入密不  
容光若廣宮大廈闐然如夜半也執炬循行歷歷可  
數曲而深度百尋其廣自三步其崇自五十尺而殺  
之環蓋維石門入而履之初則平土也可驟可馳已  
而降登旋折所觸惟石素乳盤結下垂旁出異狀爭  
進人物可命若觀音若波羅若鍾者若田者若井者  
觀音之狀下覆上承羅漢之狀森列不一鍾無形而  
有聲附壁莫辨叩之乃應田宿井有丘塍卑高廣狹  
爲之制井分三級水清而其滿不溢酌不減田之上  
有小洞方廣二十餘尺峻不可入號石倉井之旁深  
入可數尋裂兩岐終合而一號南北市洞之畧如此  
洞之中冬溫而夏涼昔有李生者隱焉里落每夏旱  
則往問雨之日告無差期人咸異之其化也又斲木  
堊墁立像而神事焉像今存於亭猶爲里落所事或  
無雨禱之必從生旣失其名字且不知其世聲聞相  
傳在人耳目余意天造鬼置當有物護持代不乏處  
者豈一李生止哉抑嘗聞陸羽茶經其評水謂山水



石梁記  
上乳泉石也。又上信也。然羽雖喜泉源，使其品第必知洞之水，不劣於惠山虎丘也。及讀韓吏部江山多勝遊之句，其謂宜春則是矣。然吏部雖賞宜春江山之勝，亦未必知乳洞。又其勝者也。癸巳中和日記。

遊麟嶺記

明 蕭弘魯

余與鄒東廓劉三峯會講安塘百谷中，獨眺所謂麟嶺者，直插天表，巍然高也。列岫涵雲，詭然秀也。思欲振衣其上，以收千里之勝，及再會得與二公卒願焉。由原度古江橋之壯麗，蓋鄉井唐太和間創，而宋蕭特山擴之也。墨潭龍州居其下，江中蒼石虎踞，里人云春漲石輒浮起，視常立水面，故相傳為障江石。下陂上有六樹，同本生，各四五圍，離立可置二席。於是



合族舉酌四五行皆以爲異材而東廓名之曰六合  
同春云東至象山隱然象也復東至樟木古寨上可  
容數百人三峯奇之而名之玉几山折而東北至石  
窩岩虛呀敞朗然氣蕭蕭泉滴滴注石竇四時不竭  
余名之曰虛明洞天折北至琉璃仙山翠冥冥欲沾  
衣西至螺峰下有寺靜勝可遊南至麟嶺山半有蕭  
將軍廟乞靈者應響數十盤及頂千峯萬壑皆其彌  
佐惟馬嶺對峙猶劣極目無際指顧間數百里纖毫  
皆具咏左太冲振衣千仞岡之句飄飄然欲仙也乃

記之而去



遊紫崖記

明 蔡元偉

在東佳泉之上崖石峻聳平正如壁望之紫色瑩潤  
 泉出其下飛白瀉碧猿猴往來其上恬不畏人亦奇  
 觀也又按紫崖泉水天晴則西流雨復注之東東流  
 則西水遂絕西流亦如之若雨晴未定則西有小水  
 或遇旱人欲塞其竇挽之于東亦不能也其中流名  
 馬尾泉傍流則人開以灌禾者其下有龍潭旱則馬  
 尾之水微而潭水多但不能及遠歲豐則潭水少而



東西流大。此其大致云。自泉西行數步至石洞深不可紀。洞口有仙人跡。仙人馬蹄過大雨濁水噴湧出。至流杉篙船板黑魚諸物。旱則建昌武陵瑞昌諸邑之禱雨者畢至。至必秉炬以入。或火滅則昏不知所出。進四十里許有大湖。昔求雨有善泅者泅過其湖。見小山小出。或繫桃符用狗首觸龍聞土雷之聲。卽得雨。相傳陳友諒之反也。人多於茲洞逃匿焉。自洞西半里至百鳥洞。厥地恒乾。雖大雨不入洞門。有三重。其一光亮寬敞可容百餘人。石壁上有梅有松如畫。夏百鳥飛來不常。冬多宿於松梅孔竅上。其二可七八十人進。三重極寒有小池其上。倒垂尖峰水滴。滴不絕。峰上生龍鬚虎耳諸草。三重後必用火光照入。見崖閣然難窮其所止。自洞西行半里有小泉。蔭注軍田旱暵不竭。又半里至石菖蒲墩。多居屋可容萬人。又一里至長溪山。乃下焉。石洞東行二里至赤壁崖。其石色紫。方圓有三五十丈。高有二十餘丈。壁光間有微竅。猿猴多扳藏其上。下崖一里至觀音洞。有石門方圓七丈餘。中有石觀音石香爐。生成自然。







罕試以大藤緣延而過其側過礫前後凡六涉溪水亂石碁時急流淙淙然濺濕上面至不得側足立力少懈苔滑幾躓人足涉茅五水深廣加前之半冰骨徹髓行者愁戚逮陰山之麓而坐蹲焉陰山無陽光崖木槁積土石硝發攀琅玕履瓊瑤被珠璣披戈劍踰一時乃出山半縈長腰而望見有田在前峰之頂予乃大恐俄焉一渡水一捫嶺至田上益峻如蛇升木而昂其首者再乃盡嶺又如蛇升木而昂首者乃見民居焉時寒沍雪濕路善崩當絕險扶服一失尺寸卽僵仆岩谷挂枯枝裂巨石以死游魂不歸而爲世大僂矣噫予非有山水之好名利之役而爲此來也以友人鄒元方氏之文素所願讀而不可得故貿然從之以游于盱孰知是游之樂乃動平生之恐有不爲樂乎

羅玘游興復磁龜記

磁龜者有石伏于溪之心若龜焉人以其石磁石也故名在盱城之西南八十里其地窄然若舟之艤于絕巘而其水之會而出也若門焉門之外人可躍而



石籠記  
過也。自是犬牙阨塞，水行嵌竇間，衝齧怒號，凡二里復爲平疇。凡袤四里，漚而爲潭，汪洋演迤，自高而注，卒爲瀑，其聲四時如雷鳴。瀑之下，兩崖嶄削，自是幽深，仄黑，獸蹄鳥跡之所莫至。其上常覆以黑青之雲。俗傳其下爲九龍之窟，春夏之交，白晝晦冥，飄雨時至。自上世來，未有窮其處者。如是凡十五六里，山始開，水始平，又凡十里，乃達于盱之江。故磁龜達盱之路，必由他陸，蓋避是險也。而茲記之所未及者，其遊自西北而來，而其反亦必如之，宜不得而記也。

遊石籠記

宋 王嚮

龍安自陂下東入其山，躡浮雲而上之極，十里有群石環會，突立石頂，有雙瀑淙下，有石澗，廣六七尋，傍無荒茅荏葦之穢，而其水無泥沙，皆清冷可啜，游魚沉泳，歷歷可見，而水間之石，或哮然如岩，或剡然如臼，或偃然如槽，或落然如盂，端正瑩徹，類非鑄鑿之能及。凡若此行數十步，卽至其所謂石籠者，籠之狀類巨槽，而圓圍斗壁，下澗五丈，會一澗之水，而環之。



石簾記  
已卽復泄而爲澗。前之岩者槽者盂者。又紛羅錯列。亦無苔蘚泥沙之穢焉。由此少進而澗下之石乃坦然成盤。縱數十尺。盤之中直發小剛。廣纔盈咫。而一澗之水。又悉流于盤之下。其聲瓏瓏若雷。窺其底廣深不可窮。而水涓涓可愛。熙寧九年。余在龍安時。與諸生尋泉流。而得其處。於是樂而忘歸焉。夫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者。可謂至矣。雖然。惜其不出於通都大邑之郊。而藏乎窮山絕壑之下。而不爲好游而有勢者之所知也。使當唐時。爲柳宗元李愿等見之。則其爲名也。豈特石潭盤谷之比哉。



遊瀧崖記

明 羅倫

瀧有三源一道沙溪一道金牛東南抵興國界視二水特大焉下合流爲瀧歐陽崇公之阡沙溪之瀧也瀧遂以名天下去金牛十五里蒼崖峻壁循瀧而環若玉玦然瀧崖翁張邦俊居之翁以血力致貲富酣嗜林壑客至命童饗酒豆肴鼎茗炷香鼓柅泝流緣崖索翠遇竒絕處輒轟飲放歌竟日忘返客謂翁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翁賤軒冕而榮簞笠遠城闕而



迹山林母乃非人情乎。翁指崖傍花曰：其初也，枵然枯株耳。已而歲蕤，已而爛熳，離披飄逝，波而化微塵。可立待也。子達此，知榮辱之理矣。又指崖上雲曰：其生也膚寸耳。已而布濩大虛，合而爲雨，散而爲暘。卷舒無迹。子達此，知出處之理矣。吾少依稼穡，歐陽文忠公吾邦人也。吾耳熟焉。公之立朝，以犯顏敢諫爲忠，以濟時行道爲賢。以古文倡天下，變西崑，詆訶佛老，不遺餘力。至比之韓愈、孟軻，吾異時北涉淮泗，南跋閩廣，閱達官貴人多矣。窮天下之欲，以自厚其身。及其子孫，庶乎公之所爲者，蓋有之而未見焉。吾聞之四郊，多壘大夫之辱也。地荒而不治，士之辱也。然則居先正之邦，不度才量，時而冒進焉，不厚吾黨之辱乎。吾雖獸死，木腐窮崖幽谷，湮滅無聞，殆不辱吾瀧岡矣。使窮天下之欲，以酣豢其身，吾不願以此易彼也。客無以應。明日，以告于倫。先是，倫來至金牛洞，翁築會秀堂，居游士，給田百米以養之。翁有此言，宜矣。遂次第其語，書于瀧崖之壁。



遊窪泉記

明 劉楚

樟洲之東有流泉焉其源發乎桃花洞之奧出洞口與鄧家原水合而西行紆徐曲折循古株山之麓以達于樟洲上下六七里許率負山而挾田田盤迴兩山間至樟洲始行夷而平曠疇壟彌望水下激成崖深行地中故田若益高水若益下耕者俯臨之不能致昔有備旱潦者築巨堰塌其衝以消息之堰高與田等隱若束峽春雨時止水灑灑交田面截奔蓄深



溢流下飛久之浮壤漂滌地骨出露陂陀盤辟輪囷  
突兀中路兩厓直堰之下其廣可數畝而土礫殺礲  
若棄地然每秋高氣澄漲落潦縮泉一線穿襲土絡  
間日刮月刷遞成盤窟深者若井淺者若臼圓者若  
盤杆虛者如鼎鑊旋轉如碾渦歌瀉若甌甌鏘然有  
聲悠然下赴乃交注上積之兩腋積墮而旁垂穹窿  
搜抉蜷若象鼻獨盤屹而中峙其左則抵突而漫頂  
珠跳雪濺煦沫騰沸其右則投間懸絕若銀綆瓊刀  
飄風射虛以合注于積下之大窪而聚焉廣可三尺  
餘從五尺深如從之數而加二腹洞吻吐若欬甕然  
四圍周環高擬壁壘其土堅密近於石表黎黑而中  
黃黃蠟黎鐵塗以青蒼雜以駢赤赤者朱殷白者凝  
脂湍漱波撞下空旁隙爲燕窠爲蜂戶爲蟻蛭爲羊  
胃爲穀紋爲錦綺爲金鎖甲爲鍾乳滑潤磊砢嵌岩  
燦爛不可名狀其底瑩徹絕泥滓白沙錦石填壅其  
中水旋于窪若走敵赴球然乃折而蛇行渟洑爲坎  
者再又西北行循洲之陰以出黃塘之右蓋由是趨  
白家橋歷石岡之陽遂北入章江矣泉初未有奇之



者歲丁未六月夏余弟埜始與其客丘弘道步于其  
東原寓舍之西嶺尋幽而得之欣然以爲竒明日余  
兄子中與余俱往觀之方循厓步嬉已翛然有濠濮  
間意及注視水鏡溶溶若空乃解冠振衣浴于大窪  
時暑溽方蘊水落厓半時時小魚跳擲空明仰捫絕  
壁不見日影笑語響答如在盎中四人者蓋樂而忘  
歸焉余弟埜爲余言始來遊時蓋探足而復却者數  
四毛髮森豎有戒心焉弘道又言其下有小窪深可  
沒脰而弗之及意或有神物居之蓋不可知也余以  
爲是泉之出也久矣有灌注流演之利無機械激決  
之勞徒爲岩谷之所掩伏草莽之所蒙翳蛇蟲魚鳥  
牛馬之所憑聚而飲踐宜過者掉臂不顧也然堰之  
防之遏抑沮尼使不得遂其安流邁徃之志乃委伏  
頓折匿迹於幽遐寂寞之濱至哀鳴怒號漂觸沙石  
而不已亦可悲矣抑古者窪尊而杯飲茲泉合尊疊  
之體有窪之義焉請名之曰窪泉且將作亭其上余  
兄弟日與賓客游咏於斯以滌其壅滯廓其清明而  
庶幾相忘於太古淳龐之理不亦可乎



須溪記

宋 劉辰翁

朝仙觀記

以香城山爲南華以南華爲朝仙觀則自前吉州守  
天台葉丞相始華蓋者北辰之宇也山之穹然者象  
之故爲望今言華蓋山者何其盛哉初臨川郡有三  
峰雲間號江西高絕處相傳隱者浮丘公控鶴而上  
顧嘗約其弟子王若郭後見于此是爲華蓋山三仙  
翁而所至高山必有二弟子之跡何蓋昔者之皇皇



其師也。于彼乎。于此乎。未可知。故所在而見之也。繇臨川。遡永豐。有西華山。又西至吉水。東山爲中華。繇中華。上五十里。得廬陵香城山。又高爲南華。皆二弟子。徘徊白雲之地。而南華三峰。略與華蓋山相似。其下有忠簡公胡氏居之。又廬陵望也。故南華最盛。予爲記。仙姓名不求人知。而知之者曰浮丘公足矣。又求公之弟子而不可得。則曰是嘗授詩。申公不乃與王子同邪。或曰控鶴在老子前。與太子晉同時。其授詩亦猶老子二百餘歲。見秦獻公也。或曰授詩後有

王褒。王喬。皆列仙傳。殆是已。殆是已。而郭又未見聞也。則曰王之郭也。變姓也。蓋從兄弟也。先後皆代。且不可知。而知其同姓。從兄弟。變荒哉。乎方之外。而不得。而方內。敗之也。某丘以地氏。氏浮丘者。不一世。安在其爲授詩翁。且受詩翁荀卿門人。彼知授詩之爲人師。而不知荀卿之于浮丘。又其師也。仙籍多王氏。古今王喬。六聾俗。膚引舛錯。無足證。而華蓋山托爲顏魯公記。如麻姑者。尤俚華蓋者。北辰之宇也。山如華蓋。可以出雲致雨。斯望之矣。浮丘先生古之隱者。



也。隱如浮丘則仙矣。自其弟子求之不可得則隱矣。與之隱者不可知為浮丘之役則浮丘矣。王與郭且不必聞而為喬為褒為子晉。譬千載之後吾知香城之為南華邪。南華之為香城耶。于此有雲其下為雨吾不知誰為之。雨則歸之天而天又誰為之也。意者其帝也。反而取諸裳衣袞冕焉。圭璧焉。耳目具而高明者區區猶夫人焉。猶夫人焉。今吾一舉首而廩然臨之。其明威其明畏。其比人間南面巍巍乎宮室之鉅麗哉。羲皇堯舜氏而天無稱。雖有巫陽莫之敢尸。而心之精神極其遠想。寥陽金闕紫微玉皇崇高富貴。備物典策神而明之也。若此陋矣。天無情帝無形。仙無名以帝為主宰則人之也。無物者有物也。以仙為某某則神之也。有物者猶無物也。仰而茲山茲仙也。猶仰而為天為帝也。其不可知也。則亦至矣。太山之上。有巨人跡焉。曰日黃帝戰于此。聞者隱然笑之。及至山之有崑崙也。星之有牛女也。招焉指其過客。紀其昔日。辨其處所。如所嘗睹。如家人語。古以至今山不崩天不墜。厥亦若有持之者焉。而皆意之也。憂



其崩且墜者。爲愚爲誕。而知其所不可知者。爲智窮無窮。極無極。吾將證之南華。而南華老仙復隱然笑之。悲夫。吾聞韓子之論山也。曰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子避亂方山之下。天大雪。望香城。雪倚天。照日如峩嶠。西其中峰高。大人指之曰朝仙觀也。王玄洞其左。郭公巖其右。蝗旱禱焉。天燈出焉。道士鍾允升掌觀事。與其師張次良焚修祝曰。惟宋萬萬年子子孫孫。惟王永作神主。自有天地。不知何年。此山爲香城。香城生忠簡。以匹夫捍城郭。以編修官按。辛執吾所知者。其靈以此。其最盛以此。星淪嶽踣。南北雍隔。近年始宗華。蓋福華者無不在。則如宗簡者尚有人也。是爲德祐元年吉州南華山朝仙觀記。

### 虎溪蓮社堂記

方山在青原東。東山西瀧江出。其左右村江。其右方山之泉出。山下山東爲峽。委蛇循峽。左右赴二江。是爲虎溪。元年冬十二月。予避地虎溪。主蕭氏諸君幸哀我館。且穀我。予惟世方亂。蓬累而行。瓜牛以居。揭揭焉。載其木主。而無所可祭。一日步行田間。得精廬。



曰蓮社欣然蹶然就而臘焉社友十餘中堂高潔佛祖咸在道人覺就可晤語請記予謂道人蓮社本遠公廬山廬山前則亦虎溪也遠送客未嘗過虎溪謝靈運求入社不納而往來淵明山水隱暎醉醒兩相得非以其徜徉方外世味薄耶淵明爲參軍六載縣八十日子塵居寡諧非無意斯世名穆陵進士十又五年獨嘗教授中都百六十日罷又三年起從廬山公江東七閱月從江東得掌故入修門四十五日以憂歸歸又七年而當德祐初元五月召入館辭未行

十月除博士道已阻歲晚自永新江轉入虎溪留虎溪三月矣十年之間仕已如此去年廬山公以節死謚文忠惟予與同年蕭獻可皆公客相對感念離舍出處流落惟師友之故而予尤以貧似淵明獨誦其詩辭百世下彷彿求一語不可得以此愧恨天其以予畸于彼而合于此牽即山水至此逋播邪何虎溪同蓮社同道人相得又同志爲此堂記甲子則予與淵明命也亦本無高處正自不得不爾八表同昏平路伊阻誦停雲此語淚下露土何能無情此堂起咸



淳二年靜觀居士蕭公某創爲之獻可其弟是年爲  
德祐二年二月戊午社

玉笥山承天宮雲堂記

玉笥承天之雲堂成五星聚斗之歲也先是余遊洞  
天宿山房見其成而去爲書廬陵劉某過第一山中  
人求余記之未暇也其明年乙酉九日登高把菊望  
數峰如笥意欣然記之雲者出于山如玉及其得于  
天也如芝如笥如鸞如龍如浙江潮崑崙樓又或堂  
堂也而如人飛空騁轡以遊昔者山中之間共卧木

石之間安知其至是至是望焉欲卽之而不可得也  
亦可以一悵然矣山九真皆秦人方其避秦也被榛  
藿而入巖棲而澗飲草衣而木食欲是堂也得乎雖  
後來爲蕭爲孔爲壇爲宅不可知卽子真九江棄官  
變服亦必飄然爲樵夫野人混混乎其中其霜露槁  
乾豈比茅簷俛仰之適哉而數世之後仙宮化城金  
堂玉室披華星佩紫霞鳴鍾列食波及來者巖巖如  
別館不知前八九天人者猶彷彿過之邪其高才靈  
氣第欲如王羲之陶弘景之流暫游忽別亦不可得



也何昔之鶉居者望焉而爲其所難而今之舍蓋者儼然而不就其所易也亦可以一悵然矣然吾聞古仙人記云去後千五百年五陵之間成仙者八百其時可其數可廬陵鍾陵不合者如礪斯堂雲海日閱人而如指安知不有隱君子變姓名而處豈皆如吾等淺之爲信信又淺之爲留題哉咨爾來者候氣審之舊堂御書樓下如寄提點江西道教知宮事李允一旣修殿餘廊西容焉高樓廣倍于是副宮許景容分琴書其間允一景容皆吾州人記成明月甲子書

### 鳳鳴山記

通城湯侯謂予所居鄉梓里雋溪之上妙因等之側有山曰雞鳴如翔如翥諸山莫高焉隱然四面而望德人君子之容也是宜爲鳳鳴倘以是聞于圖志可乎願記之余曰山素封者也孰非人之所命一匡廬也匡去而廬存曰廬政亦何謂之有今之雞鳴者本蜀之群羊山也金陵牛頭王茂弘目之曰天闕則天闕矣况有道之世四靈蓄于郊藪則丹穴之雝雝者安在其非尸鄉之祝祝者邪事固有可疑而人不疑



者且以爲蕭韶之音揖遜之舞初作于朝廷之上而  
翩翩者聞聲而感自天而下不憚萬里而來儀于頃  
刻者乎其或者此鳳之在人間覽德輝如虞賓者非  
一日矣故後世之所以爲祥者乃當日之以爲常者  
也是聞鳳猶聞雞也聞鳳猶聞雞也雖謂茲山爲鳳  
鳴可也山之形也形非聲也孰能聞無聲之聲故坡  
公謂世未嘗一日無韶吾以世外之耳聞韶雖謂茲  
山鳳鳴可也夫山則何擇于斯在鍾猶蔣在結爲崕  
屬有名人生之隱者居之是代未嘗無鳳也昌黎以  
一何堅爲鳳鳴之國茲山宇宙人物如林復有遇昌  
黎公而爲鳳者焉未可知也復有爲鳳而不止于爲  
擊者焉未可知也地靈獻兆嗜欲有開前乎千載者  
非惡聲也而昂昂而藏藏尚未得爲稽中散耳後乎  
千載名聲變化其獨無與臥龍同稱竝起共事業者  
乎則跂而待之矣君侯身行南北史所不到處意象  
偉然能爲太平者而卷卷後進爲山川改觀如聞鳴  
聲盛心復不可得而望當世抑又至矣歐公喜梅聖  
俞蘇老泉客我爲之賦云二子非能致太平須待太



平然後生。夫鳳必待太平而後出者也。豪傑驅馳于橫犇而使後來者爲鳳。吾黨之願也。茲山之望也。復有狂歌而過者。必後世之如予者乎。而予亦從是遠矣。作鳳鳴山記。

紫極宮寫韻軒記

余舊過洪遊紫極宮。裴徊寫韻軒上。雖江山明麗而棟宇凋殘。加以俗書滿壁。類不媿文。吳二才子者。後十六年當閏辛巳之正月。余自廬山還。滯留過之。則殿角如飛。高出廊右。前欄俯月。澄景內徹。中分爲三官之祀。謂吳氏故司江湖水官附焉。亦安知水官之久不復爲天官邪。皆未可知也。于是祀三官。猶二仙。按仙籍。吳彩鸞者。以女子遊許仙之會。行歌之次。文簫過之感。其詞亦知有已跡。其縹緲與俱。陟焉。坐頃幾何。而文書狎至。問而知其主舟楫覆溺也。又頃帝怒謫同人間。則言語漏泄。是罪緣。是下至紫極棲焉。文本書生不自業。賴鸞書。唐韻每得數千錢。且書且罄。後各仙去。是軒其寫韻處也。韻者人間書也。鸞也。舍其仙都而降從于人士。其塵勞濁辱。可勝道哉。今



人知吳仙之遊之爲謫。而未有知文簫之生亦謫也。其幽明遇合天也。不然彼男子女也。何自知之。仙者知之可也。匹夫踽踽何自從之。邂逅從之可也。皇皇上帝何自成之。今人有愛女。且不肯以與凡子。矧自玷言而淫從其欲。墮而復召。且其謫不至是非仙風道骨。冥數玄契。變彼玉女。宜不可以一朝堪。睠焉卑接。靜言出涕。而謂人間之遊樂乎。則其惑亦不至是。此常道非常道。以非常求道。故自不見其常耳。其爲仙者常也。其謫亦常也。庸詎知吾之非常。又焉知仙之在。人間世。不至今混混如常人哉。吾且指是軒言之韻之有字也。誰爲之乎。天爲之乎。則吾未知天之于字也。識之乎。不識之乎。以其初制字者人也。則吾又未知聲之爲道。其先有聲而後有字乎。抑因字以爲聲乎。其又誰告之。皆知聲音文字之皆天。則我亦天也。其爲我者天也。則我爲之亦天也。必仙也。而異于人道。則仙者非人爲之乎。而又誰爲之乎。自韓退之作彌明狡獪語。而謂天上爲別有書。自侯道華謂天上無愚懵仙人。而仙者遂又當徧讀人間所爲書。



而由達者視之皆非也。吾與造物者爲人，則書之出乎吾後者，猶日閱人而成市，當亦何所不識。凡吳氏唐韻，皆反覆作葉子書，朱墨分部，精楷宛麗，開玩如新。近年猶數本尚存，世人不能效也。彼女子豈嘗習爲此字哉。古所謂不死者，復爲人也。二仙故在攜手來遊。

豈畦記

天地間無息壤矣。南湖朱氏子得其一丘，以爲畦。東至于鄆，西至于虞，南至于鄒，劉焉于北，至蘇忿生有稗焉，灌之不受，有桑于此，遂又遜之，而莫知其何人也。則相視而笑曰：子豈畦者邪？遂自號豈畦。吾闕之曰：子以不畦之畦，畦人于無所可畦，而立乎其中。中者圭也。圭者二土也。自南北觀之，其何畦何不畦之有。開阡囊括以來，宋之掘楚之蹊，岳戈錫之荒，不論論其譬于道者，區以別矣。高者爲蔴麥，下者爲疏芋，數之不能終其物，而陳者皆迹也。變者皆道也。此不足而彼有餘，則吾亦無不足矣。善種者不獲善取者常無窮焉。蓋無適而非吾畦也。人之言曰：鼠



壤有餘蔬而棄妹。釋者至曲爲之說。不知至人者自藏于畔側。遺秉滯穗。皆寡婦之利。鼠有餘則妹在其中矣。妹吾妹則愛之。愛焉而不獲者衆。此望人之腹所以觀而多責也。可不謂哀耶。古之夏畦者。吾得數人焉。子產以蕞爾鄭爲一畦。而人謗之。有莘之野。啟七十里爲一畦。而匹夫匹婦皆已責。禹貢周官。至以九州之內。則壤經埜爲一大畦。故胼胝吐握者。終其身畦復畦之不足。雖天雨猶有憾也。若乘雨之雲。月之露。以出乎壙垠之野。則青青陵陂。纍纍古冶。吾

庸知其初芋綿者。春也。采采者人也。大以畦大小。以畦小亦無人焉。而不我彼。以無我爲無畦者。正累我也。我則異于是。無我無不我。王佐名鉉。天資近道。學焉問焉。非無志于用者。吾故擴而闢之。可以觀世。可以處世。吾須溪農也。第五十八。雨水中華山書。

### 武功寺記

佛入中國。以其勤苦無聊之說。本非人情所嘗習。而堪之者。又儒者講師。縱橫演譯。凡數十百萬言。雖才智辨士。猶有不能盡通其意。然依稀料想。若有若亡。



至二千年不廢則亦不可謂無其理也。迺有聖惠西來不立文字，庶幾一返之性，而分宗異解，類爲不可測知。斷句半句，光怪隱顯，教意不傳，而其傳復有甚于教。其難知難言達而至于不知不言，無可授受，此宜曠劫不一遇而頓超代起。又未嘗無其人也。亦猶吾儒起六經傳疏，專門之後，遇大人先生，獨取四書深極性命，而記問疏于六經，語錄多于傳疏。今言性者人，可以爲聖，而聖者亦不過如其人而止。若由聖至神，猶從有入無，直當置于不道。此其爲實踐之學。

其未嘗學者，亦能訾輕前聞，上清談而次科舉，故爲六經者少，而爲四書者皆其徒也。文武并隊，訟止奪銷，于是老山林困時命者，始嗒然有意于廣聞見，合經史，乃異乎曩時鋪答問而拾闕略者。其或者世道之將盛歟，未可知也。惟是七八年來，釋業彌天，建爲官師，禪衣而夾駝，又有北來高僧，兜離旁行，一字萬言，誘曰扶教而凌世，狎俗舞經，斥戒蕩然，游人間，意非復凡律所可係縻。雖其寵光辟易，方興甚盛，而不能不與其教異。則雖其徒病之，亦莫得而掩也。比是



而觀則此一時也。儒者之廢固未嘗不進。彼一時也。禪與教之失豈不猶可以爲得歟。然吾聞長沙王聖與言環吉袁潭三州八百里有武功山。山深絕無人之境。有僧志一。猛獸之與居。枯木之與徒。創爲道場。一作一息。視如叢林。雖開創甚不暇給。不廢是事。嗟乎。禪之不禪。其已久矣。北非無宗也。其渡蘆。君子之國。九州之外。萬一有其人焉。而亦不可見矣。是佛最盛時。而禪學往往而絕也。江湖閩浙之間。寺以千數。吾豈敢復望大乘氣哉。而況崇酒肉以爲常。混色空

以爲達。一興一壞。過習惡薰。于此有人焉。爲是寺存。是道。豈獨今日之所少。而北方之所無也。而欲爲禪林之科舉乎。雖大如徑山。高如雪峰。吾猶以爲隘也。將爲禪林之四書乎。雖辨如維摩。論如大慧。吾必謂之儒矣。寺在葛仙峰下。左飛瀑。右石江。匯爲三潭。龍居之。沿流隱見獅子香爐乳香諸峰。在水口。經始于巳卯。春爲雨華堂。其爲藏。爲殿。爲門也。不日。或是獨法堂。數間耳。先爲記可乎。余應曰。一。或又曰。見諸如之。何未見如見。余不應。舉手而畫曰。一。又曰。一。乎師



乎抑別有指乎，余不應且不畫，且不畫也。乃不知畫之所起，於是或人悟而稽首以是傳。

戒岡重興院記

天下名山，必歸禪林。如封建大國，鍾聞數里，僧徒千百，會食一處，高下萬間，王侯貴人，賜金上腴，奔走飾奉，香霏設浴，南北宗枝，縱橫訶詆，見稱冢嗣，枕經而卧，名滿京浙，荒州僻壤，誅鋤苦葢，群居鹿豕，羸垢雜翳，身兼土木，霜朝露夕，堅苦誦習，小心戒行，節食賦工，高像出簷，亦極一時之尤，迺有隙光破陋，觸礙成

機超然獨悟，更在諸方之外，無聞之表，任心直致，回視叢林，隨落高座，刮席然後知燕姬趙女，不必勝于浣溪孫畧，齊鞞不能名于背水，又未可以地望尊語錄惑也。二十年前，西湖鄉僧盧求吾志，三塔笑不與，復不自意爲安成西戒岡山重興律院，發其狂言至此院。淳熙間，有瀘溪王氏僧道清，以醫名，有良齋謝公，諤書重興，而莫知其所起，無圖謀，無碑志，清以嘉定賜號慈濟大師，大師傳獻，可傳志，寧寧傳師，聖聖傳德，顯顯傳幼聰，聰傳復濟，皆名醫而顯，近年重



建法堂與聖所爲門廡殿閣稱求予書慈濟堂且記  
慈濟著清也佛爲大醫王方便救世醫能得其慈心  
何所不濟是間七世專門各科四望迎致不知愈所  
常苦淳熙至今當復幾千百人大者施田小者獻供  
從食得衣以儉致餘日與歲造如負急償積久同新  
愧後揜前第如所就亦自難事施益廣醫益聖又寧  
止此予因記是本末喟然而嘆曰賈夫販世千金小  
腆有不肥嗜其欲取饜其事者乎同居圯半坐傲風  
雨券分庶孽臨終執手猶有平生辛苦之恨而況醫

之爲得比于計功受賞孰非已自能致雖僧俗誓異  
福報事長非其自請亦復誰能勸是彼所謂當然者  
且奈何哉王孫虜寧棄其女而不分富長者必求其  
子而後與未必非夫世之所謂當然者也人何能七  
世一心七世一心而日入于盛難也七世一心而不  
忘其所本始又難也平居誦師說蹇異端官之所以  
北面而不耗而不蠹而不困以爲禽犢則幸甚尚望  
其日闢歲種祿且庇于雲來抑彼佛有言兔不與角  
哉嗚呼吾爲是婁嘆矣吾爲吾教罪人矣然使是醫



也。返而得其無病之病焉。又返而得其所謂絕再蘇者焉。則非佛非祖。吾亦以爲可矣。是諸山者。豈不亦以予爲罪哉。

玉湖記

淦張氏元發號玉湖。或曰玉方寸爲印。方數寸爲璽。尺以楮爲圭。竅爲環。規爲璧。周旋爲瑚。璉彝器大爲甌。極矣。彼玉伊何湖也。湖鏡也。殆幻也。而亦有其理乎。予曰。有。猶之玉山。山之有玉。猶衆山耳。人立而山立。人行而山受暎也。極西有雪焉。望之如玉。又西有

羅漢石焉。望之亦如玉。况夫爲泉爲池。爲澗爲溪。深而爲淵。長而爲川。苟矜重特達。無不可。卽依附晃耀。亦無不可。何獨于湖而不然。吾不知彼所謂湖者。其空明錯落。何似汪洋。迤邐何似風塵。四野白汗交流。山之高也。失其所謂蒼蒼者。登高而望。玄黃霧合。而川流林表。一目數頃。方如鏡而白如月也。非玉乎。則夜之所見亦猶是矣。方月之未出也。暮色曖然。不必深密也。當其時。湖爲玉。月之旣出也。光景動搖。已而沈沈如席。如犀。照底。當其肯亦爲玉。此皆人所日涉。



而近得之者非幻也。然近矣而未得其趣。抑天地有大幻者。吾嘗行廬山阻宮亭。簸左蠡。呼天而無岸。前年出山南。歲大雪。候土。目渡避海舟。下出夏林。驅馬入長江。沙四望。皓然光霽。奪目汗漫。迷路問野人。何處曰湖也。何路之問。蓋宮亭左蠡。重湖間也。嗟乎。非夫所謂玉湖者乎。恨君不至其處。至其處不見是境。吾爲此記。寒雨如冰。望二孤。叫五老。其頭欲白。神消魂蕩。十不一述焉。又不知君之與湖。湖之與君。與吾所見大幻何似。慨然嘆曰。觀止此。復有進于此者乎。無矣。

韓求仲曰。須溪本集不復流傳。余于故麓中得記稿一帙。瓌竒磊落。想見其人。每讀數過。輒恐易盡。真枕珍帳秘也。



